



走向幸福之路

中共保安村支部領導互助合作的經驗

桑 柯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本書介紹吉林省蛟河縣韓恩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在發展、擴大和提高的過程中，黨進行政治工作的一些經驗。書中敘述了進行兩條道路、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、階級政策等教育的具体办法，也介紹了改造落後屯的經驗。這些經驗有一個基本的特點，就是緊緊地聯系農民的思想實際，用實際事例說服農民，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。這些經驗，對一般農村支部進行政治教育工作，可以作為參考。

書號：0378

走向幸福之路

——中共保安村支部領導互助合作的經驗

著者：桑 柯
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印刷者：北京新華印刷分廠

（北京東四馬路大街甲34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29千字

印張：1 2/9

定價：（4）一角一分

印數：1—23,000

1955年6月第一版

195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著名的農業勞動模範韓恩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已經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了，並定名為“幸福之路”農業生產合作社^①。社員們懷着歡樂和激動的心情，迎接了這一個大的轉變。

保安村^②原來是吉林省蛟河縣的一個偏僻村莊，由保安、治安、新立、朝陽、大甸子等五個自然屯組成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以後，中共保安村支部^③便領導農民開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。保安屯首先組織了一個二十四戶的互助組，一九五二年，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從此，社員年年增加，土地年年擴大，到目前，已擁有

① “幸福之路”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正式成立，社主任是韓恩。此文是記述“幸福之路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前身——韓恩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程，所以文中仍用原名。

② 保安村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和附近的二龍、仁和等幾個村子合併為一個行政村，改稱保安鄉。文中指的是原保安村。

③ 隨着行政村的合併，原來各地的黨組織也合併在一起，共同建立了總支，原保安村支部改為分支部。分支書記是韓恩，副書記是遲殿文。文中指的是原保安村支部。

社員一百四十五戶，土地二百六十五垧^①，實現了全村合作化。

生產關係的改變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。偽滿時期，保安村每垧土地的最高產量是兩千斤。一九五二年，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的第一年，每垧土地的產量便提高到了五千五百斤。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，雖然接連遭受了嚴重的凍災，但由於擴大了水田，並發展了副業生產，全社總收入仍然保持了一九五二年的水平。隨着生產的發展，社員的實際收入大大增加，物質和文化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。建社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五三年，老社員的收入，一般都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新社員的收入則比入社前增加了一倍到兩倍。在舊社會裏住漏天房、披蓆包片、拉着孩子討飯吃的淒苦情況，再也看不見了，絕大部分社員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。其中有四十二戶社員，已經搬進了鑲上玻璃門窗的新住宅。全村九十九名學齡兒童完全入了學，男女社員們常年在夜校學習，有許多過去不識字的農民，現在都能看書讀報和寫信了。每逢節日盛會，社員們還可以看到自己演出的文娛節目。社員們新的思想意識也在慢慢增長起來。許多社員由於愛勞動、愛集體、愛護公共財產而受到了社的獎勵。“響應國家號召，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”的政治口號，得到了社員們實際行動的支持。全社根據國家需要，擴

① 一垧地等於十五市畝。

大了水稻和油料作物的播種面積，增加了蔬菜生產，並且號召家家養豬，戶戶餵雞鴨，供給國家充分的糧食、蔬菜、肉類和蛋品。

保安村的農民，從參加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，經過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，到今天成立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，整整經歷了八個年頭。這八年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，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，一直在進行着尖銳的鬥爭。中共保安村支部便是這場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。

貫徹以農業爲主的經營方針

一九五二年初春，韓恩領導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經過整整一個冬天的思想發動，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了。

社員們興奮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，社裏就發生了關於經營方針問題的爭論：是以農業生產爲主，還是以副業或商業爲主呢？這在黨員和羣衆的思想引起了極大的波動。剛剛由貧農上升爲富裕中農的趙勤，堅決主張拴起全部車馬去拉腳^①。他說：“我們社光靠這點地不行，還是走車馬來錢快，八輛車一天掙上一百五十萬元（舊幣，下同），就合半垧地一年的收入，不用耕種鋤割，吃喝都有了。”新中農遲

① 北方地方話，就是跑運輸的意思。

殿武提的意見更是動聽，他主張除了拉腳以外還要到榆樹和舒蘭一帶去販馬。他說：“坐火車去，騎馬回來，一匹就掙它二百萬，不用多了，十匹就是兩千萬。”這就在社員中嚷開了，都說“這真是好主意”，“不管怎樣，來錢就行”。

黨支部委員會開會研究這個問題。支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明確的。因為在建社的時候，縣委會不止一次地指示過：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主，辦好社的標誌就是多打糧食。支部委員會議上一致的意見是：“堅持黨的政策，堅持以農業為主的經營方針。”但是，羣衆的思想却和黨的政策“頂了牛”。拉腳和販馬已經不是幾個人的意見，幾乎成為全體社員的意見了，連個別共產黨員也贊成這個作法。支部委員會認為：“要解決羣衆的思想問題，首先要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。”

支部黨員大會討論拉腳和販馬問題的時候，某些黨員的商業投機思想立刻暴露出來。張寶金首先說：“拉腳也好，販馬也好，我全都贊成。”支部書記韓恩讓大家考慮考慮這種作法是不是符合黨的政策？張寶金馬上為自己的意見辯護，他說：“不是增加收入才能辦好社嗎？我看拉腳和販馬就是增加收入的好辦法。”張繼臣也幫着說：“拉腳是憑勞力掙錢，販馬是憑眼力掙錢，怎麼不符合黨的政策？”張繼生馬上回答：“黨的政策是讓我們發展農業生產，多打糧食，不是要我們買馬賣馬投機倒把。”韓恩也作了解釋。其餘的黨員也說話了，這個說：“黨不能領導社員去投機倒把，一

根馬腿也不能買。”那個說：“我們要發展農業生產，不能想那些邪門歪道。”這時候，張寶金也感到自己的理由不充分，但是他又不願認錯，他說：“社員們都要求拉腳販馬，支部就應該接受羣衆的意見。”支部副書記遲殿文接着給他解釋：“羣衆的意見要是對，我們應該接受；要是不對，我們就要向羣衆解釋。黨要領導羣衆，黨不能跟着羣衆的後面跑。”張寶金說不過大家，就發脾氣了，他說：“難道我們還怕錢咬手嗎？”這立刻引起了陳桂芳、張樹坤的反對，她們說：“不是怕錢咬手，因為那是投機倒把來的錢，你這樣幹，還不如去搶哩！”張寶金火了：“我搶，也是爲了羣衆。”會議一直開到半夜，張寶金的思想始終沒有打通。

在第二天繼續舉行的支部黨員大會上，大家又給張寶金講了許多道理。韓恩特別耐心地對張寶金說：“我們是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擴大農業生產，才是我們的發展方向。在農閒的時候，車馬出外拉腳，增加社的收入是可以的，現在春耕，正是用人用牲口的時候，如果拴起全套車馬去拉腳，地就種不好，就不能多打糧食。至於買馬賣馬是投機倒把的行爲，就更不對頭了。”張寶金沉默了，腦子裏展開了激烈的鬥爭。這時候，韓恩又給他講述了過去在互助組時期，由於支部的政策思想不明確，曾經接連犯過僱工、放債、批青、出租牲畜等錯誤。比如一九五〇年秋天，葵花子豐收，當時買了放到第二年春天賣，就可以得到雙倍的利錢。當時，羣衆都主張囤積葵花子，黨內也有同志提這個意見，支部請示

了縣委，縣委指出並糾正了這些錯誤。現在你主張販馬，這和過去販賣葵花子的想法不是一樣錯誤，都是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嗎？

“資本主義的道路”這句話，使張寶金吃了一驚。他想起：他自己在過去也是受盡剝削和壓迫的人，生活才富裕了幾天，就想走資本主義的老路，剝削別人，這不是忘了本嗎？他想通以後，對大家說：“我錯了！”

黨內思想取得一致以後，支部便建議社管理委員會，召開了全社幹部和積極分子會議，進一步批判社內存在的資本主義思想傾向，繼續貫徹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營方針。會議一開始，有不少幹部還在那裏理直氣壯地為拉腳販馬辯護，社管理委員會委員趙勤，硬說拉腳販馬是“為社員謀利益”，爭吵不休。後來，經過黨員幹部們反覆地說服解釋，絕大部分幹部和積極分子，都陸續放棄了自己原來的意見，同意農業生產合作社應採取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營方針。這時候，趙勤看到自己的意見越來越孤立，就火了，突然站起來，說了聲“我反正不同意！”然後就氣呼呼地退出了會場。

會後，支部除了繼續對趙勤進行教育以外，同時動員了全體黨員幹部在全社展開了廣泛深入的宣傳。到了召開社員大會的時候，羣衆在思想上已經醞釀成熟了。一致擁護黨的號召，表示要專心學習農業技術，提高農業生產，走社會主義道路。這時，已經到大地解凍的時候了，社員們都投入了春耕生產的熱潮裏。

趙勤的思想問題沒有徹底解決，他天天吵嚷着：“好容易找了個發財的道兒，又給堵住了！”心裏很不滿意。當社裏急於用人剷地的時候，他便在家裏裝病歇工，並說：“我坐在家裏等社會主義哩。”故意和社賭氣。爲這事，黨支部沒少對他進行教育，但是都沒有收到多大效果。這年秋天，韓恩從蘇聯參觀回來了，他在訪蘇報告會上，特別詳細地介紹了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幸福生活，引起了趙勤極大的興趣。趙勤問韓恩：“蘇聯農民拉腳嗎？”韓恩回答說：“不拉腳。”趙勤問：“蘇聯農民倒騰買賣嗎？”韓恩回答：“不倒騰買賣。”趙勤又問：“爲什麼蘇聯農民的生活那麼富裕呢？”韓恩告訴他：“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是靠勞動換來的。”趙勤聽了以後，倒騰買賣的思想動搖了。

支部認爲這正是解決趙勤的思想的時候，決定派韓恩負責對他進行教育。經過韓恩耐心地 and 趙勤談話，趙勤這才吐露了真情，他說：“我常想，咱們社是以勞力分紅爲主，可是我過去給地主扛了二十多年的大活，最後讓東家的大車把腿軋斷了，不能很好地勞動了，這就要少分紅，將來老婆孩子吃什麼呢？所以我總是想着發大財，發快財，社裏發了財，我也不用多勞動了。”韓恩聽了他這一番話，暗暗地想：“這回摸着了竅門。”於是針對着他這些思想顧慮，詳細地給他解釋：“將來咱們的社擴大了，各方面都需用人，社裏會按照你的情況分配你的工作，你腿腳不方便，可以趕車，也可以放馬，還可以看守菓園，都不少掙勞動日。即便你將來不

能勞動了，社裏還有福利事業照顧你，你愁什麼呢？爲了你自己，就想歪道兒，是不對的。如果按着你的道道去走，不僅你好不了，社也跟着垮了。”平日和趙勤比較接近的社員梁乃堂也批評他說：“趙勤，你要往前看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光明大道，光睜眼底下那點，路是越走越窄。”趙勤的老婆常彩雲也對趙勤說：“你就是個木頭疙瘩也該裂裂縫呀！”這一天夜裏，趙勤沒有睡好，一會兒坐起來，一會兒又躺下，翻來覆去地作鬥爭，最後他終於想通了。

後來，他在社員大會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。他說：“我是從窮人堆裏爬出來的，不能去吃剝削飯，以後我要依靠自己的勞動，提高自己的生活。”從此趙勤的思想問題解決了，成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分子。

這一年，社裏的莊稼遭受了嚴重的雹災，經過黨支部領導全體社員進行搶救以後，到秋收時，每畝水稻打了一萬一千多斤，創造了災後豐收的奇蹟。但就在豐收以後，又發生了問題。

一九五三年的春天，少數單幹戶因爲接連遭受了兩年災害，生活特別困難，要賣地。他們的地段平坦，價錢便宜，每畝地不過十幾萬元（舊幣，以下同）。部分社員便眼紅起來，有的說：“社裏有的是錢，應當買地。”有的說：“咱們社裏地不夠種，多買地才能多打糧食。”也有的說：“多買些平坦地，現在好使新農具，將來能跑拖拉機。”還有些社員看到社裏不買，便想自己買。社員高成和同他老婆盤算了一

夜，打了個好主意：不如把手頭的一百多萬元，買上幾垧地入到社裏，一垧地給一石糧食的報酬，三年就可以本利還家了，對自己有利，對社也有好處。高成和越想越合算，決定買六垧地。

保安村的農民嚷嚷買賣土地的事情，引起了黨支部委員們的注意。支委會專門開會作了檢查，認為保安村解放了五年多，又發生了出賣土地的問題，黨支部要負主要責任。支委會經過研究以後，認為不僅要說服社員不能乘人之危，賤價收買窮兄弟的土地，更重要的是說服社員，主動地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。於是支部決定通過高成和教育全體社員。

支部派人和高成和談話的時候，高成和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他說：“僱工是剝削，放債批青是剝削，拿錢買地還能算是剝削嗎？”支部耐心地對他說：“老高，你說買地不是剝削，把買的地入到社裏吃地租，地租是怎樣來的？不是全體社員的勞動嗎？”這句話打動了高成和的心，使他回想起自己過去沒地沒土，帶着老婆孩子流浪到海城給地主抗大活，後來搬到保安村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分了地主的土地，又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，才有了今天的生活，為什麼我不按着黨指給我的路走，偏偏要走富農的道路呢？最後，高成和堅決地向黨表示：“從今以後，我一頭扎在黨懷裏，聽黨的話，再也不走歪路了。”在社員大會上，黨支部批判社員買地的錯誤思想時，高成和也自動地作了檢討。社員們這才認識到：“差一點又走錯了路。”大家一致同意支部的意見，從

社的公積金裏拿出兩千五百斤豆餅和二百萬元的現款，借給社外貧困戶克服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。

“社的生產發展了，社員的收入增加了，更要加強對社員的社會主義教育。”這是保安村支部最實際的體會。

一九五三年的夏天，社裏莊稼長得茂茂騰騰的，豐收就在眼前了。這時候，遲殿武潛伏了很久的退社思想又復活了。他暗暗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盤：今年我全家能得四百個勞動日，每個勞動日按三萬元計算，能分到一千二百萬元，再抽出二百萬元的股金，足能拴起一輛膠皮大車，那時候出社拉腳，來錢快，也免得在社裏受限制。

黨員崔海和遲殿武住在一個屋裏，他摸透了遲殿武的心思，及時向黨支部反映了這個情況。支部認為，這決不能當作個別問題去處理，因為在這以前，便發現社員金澤珠、朴根太也產生了秋後退社的念頭。如果不及時進行教育，這種思想會繼續蔓延的。遲殿文是遲殿武的堂弟，黨支部決定派遲殿文負責對遲殿武進行教育。有一天，遲殿文遇見了遲殿武，便說：“你打算退社嗎？”遲殿武說：“這事是怎說的，我沒這打算！”遲殿文看他不承認，也就不好再說下去。

後來，支部書記韓恩，支部委員袁繼芳等人，都相繼對遲殿武進行教育，但遲殿武在口頭上總是說“走合作化的道路好”，心裏却仍打算出社拉腳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支部又找了平常和遲殿武不錯的牛德芳去勸他。牛德芳對遲殿武說：“過去我這舊腦筋，吃了不少虧，現在你怎麼又想走回頭路

呢？”接着牛德芳又舉出朱鳳山因為拉脚和倒騰買賣破了產的例子。牛德芳的話，使遲殿武的退社想法有些動搖了，但他還沒有完全死心。

秋收季節到了，黨支部大張旗鼓地在全村宣傳總路綫。“改造小農經濟”，“走合作化的道路”，直往遲殿武耳朵裏鑽。遲殿武暗想：“保安村出了個勞動模範韓恩，才實行總路綫吧？大概別的地方還不會實行總路綫。”於是，他一連寫了八、九封信，寄往住在吉林市、舒蘭縣等地的親友們，問他們那裏“是不是也有了總路綫？”“是不是也會走合作化的道路？”不久，各地親友寄來了回信，都告訴他：“全國到處都實行總路綫，都要走合作化的道路。”並勸他不要退社。這時候，遲殿武的兒子遲貴山經過黨的教育，也勸他父親不要退社。遲殿武這才下決心不退社了，並說：“我要在保安村一直走到社會主義社會。”

社員們最喜歡把社裏的公共財產叫做“社會主義家底子”，大家都非常關心“社會主義家底子”的不斷增長。一九五四年底，社裏的公共財產，已經擴大到了兩億四千多萬元。支部委員會常常教育社員們說：這就是我們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保證。

隨着公共財產的不斷擴大，支部始終沒有忘記教育社員逐步降低社內非勞動報酬，為過渡到完全按勞取酬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創造條件。一九五二年初建社的時候，支部對這個問題認識得還不十分清楚，社內非勞動報酬定得偏高，

每垧土地的固定分益（等於地租）是一石二斗，股金利息是年利三分。這一年韓恩參觀了蘇聯集體農莊回國後，才認識到社裏的非勞動報酬（指土地和股金等報酬）定得偏高，就會影響社內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。他在支部裏提出了這個問題，又請示了縣委，決定在逐年增加社員收入的條件下，逐年降低土地的報酬。第一年，每垧土地報酬降低二斗，利息降低二厘。當時向社裏投資的人不多，經過宣傳教育，並在韓恩、遲殿文以身作則的影響之下，支部降低非勞動報酬的提議獲得了社裏的同意。一九五三年，黨支部在秋收分配前的一次會議上，決定爭取將每垧地租再降低二斗，將利息再降低八厘。這年社員投資的多了，支部估計到這次降低利息將會引起一場尖銳的思想鬥爭。

爲了使這場思想鬥爭取得勝利，支部首先召集了土地多投資大的社員進行座談。在座談會上，第一個起來反對的就是梁乃堂，他氣憤地說：“反正你們是想在我身上開刀，我的一千多萬元的投資不要了，讓大家分了吧！”這樣一來，在沒有結果的情況下散了會。

會後，支部又研究了座談會的具體情況，研究了羣衆的反映，便決定用具體算賬的辦法，首先打通梁乃堂的思想。在第二次座談會上，支部書記韓恩等人打着算盤給梁乃堂看：你三垧六畝土地，一千一百五十萬元股金，按每垧降低二斗地租、八厘股息計算，你不過少收入一百二十萬元；反過來再看，今年靠社員的勞動，新開了五垧水田，這五垧水田的

收入，可以使每個勞動日多分七千塊錢，你全家今年共作了四百個勞動日，便可以多分二百八十萬元，兩相比較，實際上你還增加一百六十萬元的收入。梁乃堂一邊聽着，一邊半疑半信地發愣。韓恩看透了他的心事，便趁他思想動搖的當兒，又給他算了第二筆賬：由於全社降低了地租和利息，每個勞動日又可以多分兩千五百元；你四百個勞動日，便可以多分一百萬元。算到這裏，梁乃堂笑了，他笑着說：“我沒意見了。”就是通過這種算細賬的辦法，不僅教育了梁乃堂一個人，也教育了其他土地多投資大的社員，大家認識到適當降低土地報酬，降低投資利息，對大家都有利，便都沒意見了。這一年，就按黨支部的意見，適當降低了非勞動的報酬。結果，大家的收入都比往年增加了。

教育社員愛社像愛自己的家

“大河裏沒水小河就乾。”這是韓恩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裏一句流行的話。社員們把社比做大河，把自己比做小河，把個人和集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。有一次，青年社員常守貴趕車到縣糧庫去送糧，正在卸糧的時候，有一個青年走過來，拿起鞭子，“啪，啪，啪”地打了三聲響鞭。常守貴放下肩上的糧袋，跑過去，說了聲“同志，對不起！”便把鞭子奪了過來。那個青年感到很突然，說道：“真橫，打幾下鞭子就

不行。”常守貴立刻解釋說：“爲了增產節約，我們隊裏規定不許浪費一根鞭梢；你打這幾下不要緊，好幾百元浪費掉了！”

支部副書記遲殿文同志，對社員思想意識上的這些變化體會得很深刻，他說：“真是人心大變了。”就以常守貴來說，現在是個青年團員了，因爲他愛勞動、守紀律，受到了社管理委員會的獎勵。可是，誰還能想到在兩年前他還是一個很落後的人呢。那時社剛剛建立起來，常守貴趕車送糞時，故意把馬的一隻眼睛打壞了。當時他想：“死了，我才攤幾個錢，反正是要不了腦袋。”

黨支部召開會議，分析了社員的思想情況。認爲常守貴打壞馬眼的事，是社員思想落後的突出表現。如果把這個問題處理得好，可以教育全體社員；處理得不好，就會發生更嚴重的事件。當時羣衆也都反映：“若是就這樣拉倒了，以後有人把馬打死也沒事了。”

爲了通過這事教育全體社員，支部決定由遲殿文去負責教育常守貴。起初，常守貴的態度還很強硬，他說：“我有錢，可以包賠。”遲殿文很嚴肅地批評了他這種錯誤態度，然後又很耐心地對他說：“守貴，你怎麼不知道好好進步呢！現在來數一數咱社裏和你歲數差不多的青年吧，他們進步的很快，有的還入了團，牛正才在生產中積極負責，事事跑到頭裏；牛桂芝是個十八歲的女孩子，在婦女中有很高的威信；韓玉崑、韓玉琛進步也都很快。再來看比你小的少年兒童

們，他們哪一個不知道愛護公共財產。就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們，也都積極勞動。你是什麼打算呢？”常守貴是個要强的人，本來他看到別人入了團，而自己還在團外，已經有些不安的情緒，現在遲殿文的話又恰恰刺到了他的痛處。他沉思了半晌，突然說：“好，我自己惹的亂子，我自己去收拾，以後我不進步，你再也別理我。”後來，他自動地到社員大會上作了檢討，請求社裏扣他十個勞動日，賠償社的損失。社員們對他的檢討表示滿意，都說：“這小伙子過去請他也請不來，這回自動來認錯了。”

經過這次社員大會，對常守貴進行了教育，也教育了全體社員，愛護公共財產的思想，逐步在社員思想中增長了起來。但是，農民的個人主義心理不是一下就可以克服的，當遇到和個人利害直接相關的具體問題時，還是往往打起自己的小算盤來。這年夏天，有一部分社員斷了吃糧，情緒動盪不安。可是有餘糧的社員却把自己的糧食囤積起來，有的還拉到外地去高價出賣。黨員張繼生也偷偷地賣了兩石苞米。這時韓恩剛從蘇聯回來，看到這種情況後，馬上從自己家裏拿出了一千四百斤大米，借給了缺糧吃的社員。但是，這些糧食仍然不够缺糧戶的吃用。爲了解決這一問題，支部便動員餘糧戶，讓大家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，把餘糧借給缺糧戶。事先，支部對張繼生進行了個別教育，批判了他不顧社員的困難，偷着把餘糧賣出去的錯誤。到召開社員大會的時候，張繼生除作了檢討外，並借給缺糧戶四石苞米、六斗大